

增補宋元學案

冊
三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61

震澤學案表

王蘋

伊川龜山門

人

陳少方

安定濂溪明
道再傳先

楊邦弼

章憲

章愆

周憲

范如圭

別見武夷學案

曾幾

別見武夷學案

陸景端

別見和靖學案

施庭先

方翥

見上震澤門人

宋宜之

曾逮

方翥

從子

朱

別見劉胡諸儒學案

附翁深父

林光朝

別爲艾軒學案

陸九淵

別爲象山學案

並次雲講友

附晏明中

陳戍

尹焞

別爲和靖學案

張繹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並震澤講友

呂本中

別爲紫微學案

李子勉

並震澤學侶

宋元學案卷二十九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震澤學案

祖望謹案洛學之入秦也以三呂其入楚也以上蔡司教荆南其入蜀也以謝湜馬涓其入浙也以永嘉周劉許鮑數君而其入吳也以王信伯信伯極爲龜山所許而晦翁最貶之其後陽明又最稱之予讀信伯集頗啓象山之萌芽其貶之者以此其稱之者亦以此象山之學本無所承東發以爲遙出于上蔡子以爲兼出于信伯蓋程門已有此一種矣述震澤學案梓材案此卷謝山原底稱平江學案後定序錄改稱震澤

程楊門人胡程再傳

著作王福清先生蘋

王蘋字信伯世居福之福清其父徙吳先生師事伊川其于同門楊龜山輩爲後進而龜山最可許之以爲師門後來成就者惟信伯也雲濠案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震澤少師事龜山以布衣入中秘制

曰爾學有師承親聞道要又曰勉行爾志毋負師言蓋謂龜山也

高宗親征駐驛平江守臣孫佑薦其學行召見對曰民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古語謂謀從衆則合天心以衆之所同固有至公之理也今親征詔下而四方民大和悅以其當于人心耳陛下誠推是心以見于用人則用人必慰人望推是心以見於政事則政事不拂乎人情又曰人主好惡如天無用心於其閒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使朝廷不乏才要道也汲黯之戇漢武帝每惡其妄發及與嚴助論之必以爲社稷臣宇文士及之佞唐太宗每與語至夜分至當羣集則以佞人目之二君不蔽於好惡所以能盡臣下之賢否願陛下察忠佞爲取舍又曰陛下留意春秋臣謂帝王之學當與世儒之學異世儒之學往往于經世大法莫之察也帝王之學在措諸事業此其所以異也上語輔臣曰蘋起草茅而議論若素宦于朝者此通儒也賜進士出身授祕書省正字金師旣退應詔陳言奏三事一曰正心誠意二曰辨君子小人三曰消朋黨上嘉納之又奏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相傳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傳其心也非傳聖人之心傳己之心也己之心無異聖人之心萬善皆備故欲傳堯舜以來之道擴充是心焉耳與修神宗實錄兼史館校勘中書舍人朱震寶

文閣直學士胡安國徽猷閣待制尹焞皆舉以自代而安國言之尤力謂其學有師承識通世務使司獻納必有裨益以著作佐郎通判常州尋奉祠秦檜惡之以從子誼坐法株連奪官久之復主管台州崇道宮祠先生樸實簡默頽然若與世相忘未嘗著書垂老乃作論語集解未成而卒雲濠案先生著又有易傳見尹和靖書當時曾鏤板于吾邑其于同門蓋亦和靖之亞故和靖之寓虎邱與先生最相得其才氣遠不逮文定然如范伯達曾吉甫皆文定高第而請益于先生惟謹可以知其所造之粹較之漢上之夾雜殆遠過之呂居仁于程門諸宿老從遊殆徧亦亟推先生惟朱子謂其不過一識伊川之面而所記都差得無太過邪

震澤記善錄

問致知之要曰宜近思且體究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又曰莫被中字礙只看未發時如何

聞之伊川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曰是非伊川之言不然則初年之說昔伊川嘗批與叔中庸說曰不倚之謂中其言未瑩吾親問伊川如何未瑩伊川答其簡曰中無倚著蓋須是四旁方可言不倚

伊川言顏子非樂道則何所樂曰心上一毫不留若有所樂則有所

倚功名富貴固無足樂道德性命亦無可樂莊子所謂至樂無樂

祖望謹案至樂無樂之說似未可以釋伊川之語

問大哉乾元是喜怒哀樂未發時曰元已是生物之始

問鬼神是陰陽之功用非世俗所謂鬼神也然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皆以鬼神與人析言之曰明底便是禮樂幽底便是鬼神指事故異名非以鬼神與人爲二也

問將孔孟之言切要處思索如何曰須是玩味咀嚼昔有以此問伊川者伊川答曰若一看有得終不浹洽蓋吾道非如釋道一見了便從空寂去

若未有見且暫放過思不可苦苦則愈遠

學者體究切不可文義解釋張思叔所謂勸君莫作聰明解也

問伊川說人之生也直是天命之謂性謝顯道曰順理之謂直則是率性之事矣曰伊川說上一折顯道說下一折

問君子何患乎兄弟似無差等曰司馬牛憂無兄弟故以此廣其意蓋語有抑揚也

問仁人心也而又曰以仁存心何也曰觀書不可梏于文義以仁存心但言能體仁耳

人心本無思慮多是記憶既往與未來事乃知事未嘗累心心自累于事耳康節詩既往盡歸閒指點未來都是別支吾故君子思不出其位

學者須是下學而上達灑掃應對卽是道德性命之理禮記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于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試體究此時此心如何堯舜揖遜之心卽羣后德讓之心卽黎民於變時雍之心且灑掃者誰與應對者誰與其理微矣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學者只是說過試以此言踐履之體究之斯知上達之理矣聖人之道無本末無精粗徹上徹下只是一理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非特彼憤而我之心已先亂矣伊川四十以後記性愈進今人年長則健忘豈可不知其故哉

祖望謹案信伯大段似和靖後輩則延平亦頗近之然其詞氣所少精采耳其微有差處則以近禪也予以朱子之言細核其語錄因舉其可疑者于後

問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閒曰洞達無閒豈止塞于天地

祖望謹案此言謬矣或者門人記錄之失

問如何是萬物皆備于我先生正容曰萬物皆備于我某于言下有省

祖望謹案此亦近乎禪家指點之語

盡心知性以知天更不須存養矣其次則欲存心養性以事天

祖望謹案此語亦謬

震澤文集

老氏謂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想所深曉也于道既得則聖人所以齋戒所以退藏于密所以和順于道德者皆不過此所謂密者意必固我有一尚存則不密矣如釋氏謂鬼神窺覷不見者乃密也

答呂舍人居仁

祖望謹案此段亦謬

梓材謹案謝山所節震澤記善錄二十五條震澤文集二條今以文集一條移李子勉傳後記善錄三條移爲附錄又一條移爲陳齊之附錄一條移入明道學案二條移入伊川學案

附錄

先生昔在洛中晚坐張思叔誦逝者如斯夫范元長曰此卽是道體無窮思叔曰如是說便不好先生曰道須涵泳方有自得

范伯達云天下歸仁只是物物皆歸吾仁先生指窗問曰此還歸仁否范默然

祖望謹案此語亦近王伯安格物格到竹子之說

宗杲祭中書呂舍人呂公文云深明造道遊戲大千先生曰釋氏只將此理來遊戲更無用處吾儒則不肯便休以上記善錄胡五峯與曾吉甫書曰河南之門得其指歸者零落殆盡今之存者叩其所安亦似規矩寬縱不加嚴謹後學將安所正如王學士說佛實見道體只是差之毫釐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若佛氏實見道體則途轍何容有差伊川謂其略見道體今王氏乃改略爲實豈不迷亂學者

梓材謹案此謝山所錄五峯文集與曾吉甫條之上半截也移入于此謝山原底于王學士旁注云王謂信伯

汪玉山曰王信伯理會經旨全不費力嘗說龜山中庸解有過當處且如中庸不可能云有能斯有爲之者則與道二矣何必如此中庸自是不可能又如所以行之者一也只是達德有三而其所以行之

一而已不必以一爲誠

林拙齋紀問曰天游嘗稱王信伯于釋氏有見處後某因見信伯問

之信伯曰非是于釋氏有見處乃見處似釋氏初見伊川令看論語且略通大義乃退而看之良久既于大義粗通矣又往求教令去玩索其意味又退而讀之讀了又時時靜坐靜坐又忽讀忽然有箇入處因往伊川處吐露伊川肯之某因問其所入處如何時方對飯信伯曰當此時面前樽俎之類盡見從此中流出

又曰信伯嘗見陳齊之壁閒有溫公畫像正在賓位背後信伯久之不肯坐須令撤其像乃坐後與一士語及此云不惟是背畫像坐不便此亦不是書室中玩好之物

祖望謹案伊川之學傳于洛中最盛其入閩也以龜山其入秦也以諸呂其入蜀也以譙天授輩其入浙也以永嘉九子其入江右也以李先之輩其入湖南也由上蔡而文定而入吳也以王著作信伯考信伯師弟之淵源力量似稍淺狹然吳人自安定以來得重接學統者非其功與梨洲先生嘗以著作語錄不得爲恨今予幸得見之

震澤講友

肅公尹和靖先生焯

別爲和靖學案

張思叔先生繹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震澤學侶

文清呂東萊先生本中別爲紫微學案

李先生子勉

李□□字子勉南康人

附錄

震澤送李子勉序曰子勉予畏友也剛直不屈言行必求合于古人雖忤大臣拂流俗曾不之顧然有爲而爲之未若無心而悉當直前不顧未若應之從容士不可以不宏毅足以有容足以有執乃能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此宏毅之所以不可偏也予嘗有意于斯而未能願與子勉共進之

震澤門人胡程三傳

教授陳唯室先生長方

講官陳先生少方合傳

陳長方字齊之本福州長樂人廣平游氏高弟侁之子也紹興進士江陰軍學教授以母爲吳中林氏女遂居吳中從王信伯遊隱居步里閉戶研窮經史以教學者其說主直指以開人心使學者歸于自得所著書曰步里客談尚書傳春秋傳禮記傳兩漢論唐論上蔡語

論辯證學者稱爲唯室先生信伯門下士以先生爲上座上蔡語錄多佛語先生讀之知其爲江表民語凡若干條當時有鈔上蔡表民語合爲一帙者遂并以爲上蔡之書而人莫知也其步里客談明季尙有其書而今亡矣第少方字同之亦從信伯遊時稱王門二陳孝宗朝仕至東宮講官

步里客談

太史公有俠氣故于趙奢穰苴儀秦刺客等作傳更得手以未嘗窺聖賢門戶故五帝三王孔孟紀傳雖補綴事迹亦未盡善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步里客談三條今移入高平學案一條移入龜山學案一條

附錄

震澤記善錄曰陳齊之自言初疑逝者如斯每見先達必問人皆有說以見告及問先生則曰若說與公只說得我底公卻自無所得齊之其後有詩曰閒花亂蕊競紅青誰信風光不繫停問此果能知逝者便須觸處盡相應蓋至此方有所自得

舍人楊先生邦弼

楊邦弼字良佐本建寧浦城人文公億四世孫也紹興十二年進士

第三釋褐太學博士踰年通判信州尋以大理出持湖南漕節不務鉤致甚得大體累官起居舍人使金終于中書舍人先生以從王信伯遊居吳中之震澤探極理趣唯室陳氏之亞吳中建三賢祠以唯室與先生配著作云

隱君章復軒先生憲

章先生愬

合傳

章憲字叔度本浦城人其父甫始徙居吳之黃村龜山爲作墓志者也先生初從龜山已而從王信伯遊後從紫微隱居不仕操履高潔餘力學文皆有矩度朱漢上尤重之遽于春秋學者稱爲復軒先生信伯之門唯室兄弟早死其得傳者莫如先生復軒集十卷曾文清公爲之序今不傳其祭信伯文云滔滔者學孰窮涯涘孰致中和孰合內外孰脫章句見之行事學得其源究觀其委如立之平以評斯市蓋有得之言也先生有弟曰愬字季明亦在龜山信伯紫微之門紫微嘗言叔度兄弟學甚勤而求之于予者甚重其將大有所成也

周先生憲

周憲字可則永豐人也從呂紫微遊而卒業于王信伯震澤記善錄其所輯也先生之自序曰某供灑掃于呂公之門大要分是非邪正

明進退出處嚴辭受取予之義而躬行以盡性所言備載童蒙訓春秋說故不復錄公病日漸乃以書屬著作先生曰周憲秀才朴茂可喜有志斯道當蒙與進未及行而公卒曾文清公又以書申公意使行遂受業于先生二年歸見文清命以記錄時尙未敢今三十年矣遺忘日多追其緒言一二以示同志

祖望謹案朱子不以是錄爲然而明王文成公極稱之要之其中亦有可取者

知州范先生如圭

文清曾茶山先生幾

並見武夷學案

監稅陸子正先生景端

別見和靖學案

施先生庭先

施庭先字

□□

鹽官人也隱士德操之姪

雲濠案當作族姪

德操與

橫浦爲講學友而先生受業于王信伯林艾軒嘗稱之

附錄

施彥執北窗炙輠曰余嘗愛族姪庭先說詩以爲言之不足使言之可足卻只如此也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使嗟歎之可足卻只如此也詠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使詠歌之可足卻只

如此也惟卻了他不得故獨爲之舞蹈耳

又曰庭先見予書王信伯始見伊川事以爲侍立七十餘日止得不爲血氣所遷一句庭先以爲七十餘日不語便是矣正不在此一句止此庭先具眼處但只此一句亦不是客句

宮教宋先生宜之

宋宜之字□□不知其何所人也亦受業于王信伯嘗錄其語

侍郎曾習庵先生逮

曾逮字仲躬河南人文清公幾次子也累官戶部侍郎嘗從信伯受業其記信伯之言曰師不專在傳授友不專在講習精神氣貌之閒自有相激發處是爲善親師友者逮因觀鄉黨一篇所記動容周旋然後知羣弟子所以事夫子用是道也學者稱爲習庵先生有習庵集十二卷

正字方次雲先生翥

附翁深父

方翥字次雲莆田人也元案之孫由施庭先以事王信伯遂有所得艾軒謂其先我聞道初艾軒嘗慕嵇阮之爲人先生笑曰當求一等人物可以同出于舞雩之下者若此等恐立不定也艾軒悚然有隱君子翁深父者先生每往從之以進士尉閩清到官三百日而去自